

新创儿童文学系列

新闻出版总署“十二五”重点规划图书



丁丁当当 盲羊

彩插版

曹文轩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2

丁丁当当 盲羊

曹文轩 著

彩插版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丁当当·盲羊:彩插版/曹文轩著.—北京: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2.3(2014.4重印)

(新创儿童文学系列)

ISBN 978-7-5148-0570-3

I.①丁… II.①曹… III.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4535号



DINGDINGDANGEANGMANGYANG(CAICHABAN)

(新创儿童文学系列)

出版发行: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张晓楠

策 划: 张 楠	徐寒梅	插 图: 刘振君	
责任编辑: 齐 菁	沈 娜	封面设计: 陈泽新	
美术编辑: 许文会	杨彤霞	周 淼	审 读: 聂 冰
责任印务: 杨顺利			责任校对: 张 静

社 址: 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楼 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 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 行 部: 010-57526201 010-57526231

http://www.ccppg.com.cn e-mail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彩插: 9 印张: 5

2012年3月北京第1版 2014年4月北京第7次印刷

字数: 125千字 印数: 50001-58000册

ISBN 978-7-5148-0570-3 定价: 17.8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务部(010-57526539)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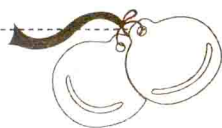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简 介

在当当走失之后的第五天，
丁丁也突然消失了。

这天，在梦幻般的晨雾中，
丁丁流落到了一个小山村，被好心的盘锁夫妇收留。为了让丁丁安心地躲过寒冬，盘锁夫妇将家中的一群羊交给他放养，告诉他这样可以积攒寻找弟弟的盘缠。

丁丁安心地留在了这个小山村，开始了短暂的牧羊生涯。天性的单纯和善良，使他与羊群之间产生了一系列亦幻亦真的故事，尤其是和一只瞎眼山羊之间神秘而充满灵性的交流，以及和狼群相处一宿相安无事的经历，都带给我们灵魂深处的感动和启迪……

如果你希望丁丁当当兄弟俩能早日相见，
就请摇一摇你手中的铃铛吧！



作者简介

作家、学者。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。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代表性长篇小说有《草房子》《细米》《红瓦》《根鸟》《天瓢》《青铜葵花》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《大王书》《我的儿子皮卡》等；主要文学作品集有《忧郁的田园》《红葫芦》《蔷薇谷》《追随永恒》《三角地》《曹文轩精选集》《曹文轩自选集》《曹文轩经典作品》等；主要学术性著作有《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》《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》《第二世界——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》《小说门》等。2005年出版纯美小说系列，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曹文轩文集》（14卷）。多部（篇）作品被翻译为英、德、法、日、韩等文字。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、中国安徒生奖、宋庆龄文学奖金奖、冰心文学奖大奖、国家图书奖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图书奖、金鸡奖最佳编剧奖、中国电影华表奖、德黑兰国际电影节“金蝴蝶”奖等四十余种重要奖项。





曹文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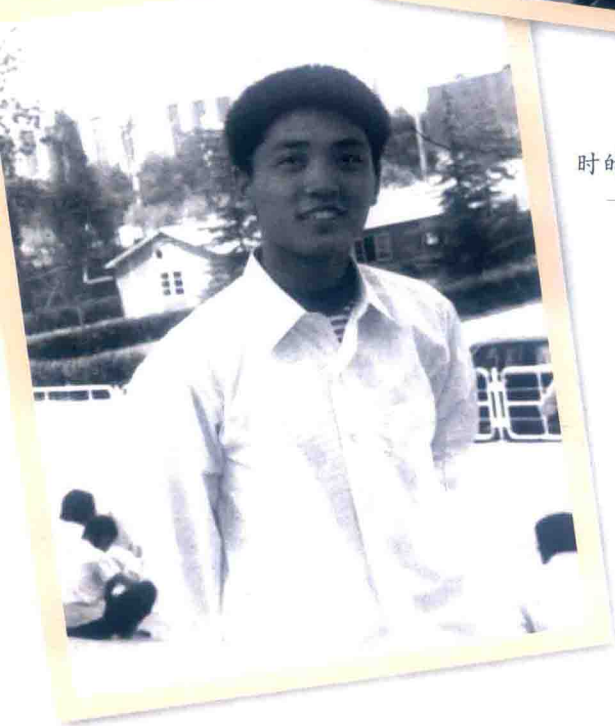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拥有一群妹妹的哥哥，一定会让人羡慕不已。

——1975年秋摄于周伙小学



老家到处是水是船，但此时的荡桨却有另一番滋味。

——1975年春摄于颐和园昆明湖上



大学时代，单纯、天真、冒点儿傻气。

——1975年春摄于北京大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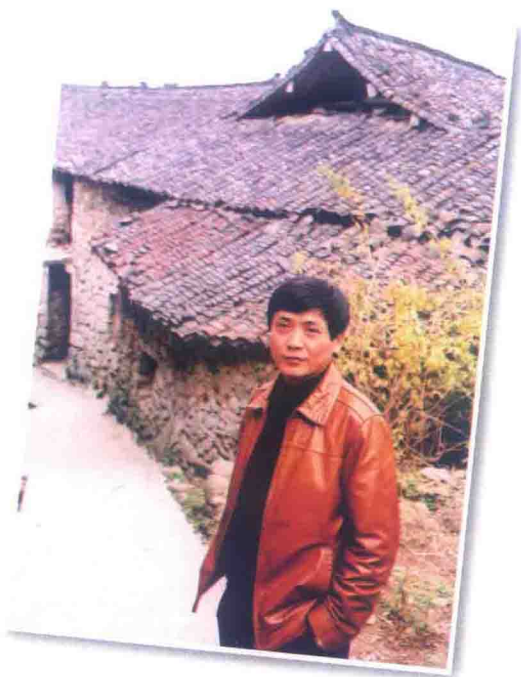
在台北郊外一个叫“九份”的山村，与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林良先生共度好时光。

——1996年春摄于林焕彰先生的乡间别墅



让孩子知道天空与飞翔——与儿子西蒙放风筝

——1998年秋摄于长春



这个人永远属于乡村
——2004年摄于浙江青田



与孩子们保持一致的坐姿

——2005年11月摄于深圳一所小学



无论身在何方，被孩子们簇拥，总是最幸福的时刻。

——2006年9月摄于柏林



毕业了，刹那，花开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2009年8月摄于台东大学



站在孩子们中间演说，感觉特别的好。

——2010年10月摄于西安

丁丁聚精会神地听着。在他听来，在这片天空下，所有的歌声，都不如瞎眼山羊唱得好听。瞎眼山羊一唱，他就会忘记一切。



我的任何一部作品，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酝酿过程，少则几年，多则十几年。很少有这样的情况：今天忽然想到了一个好题目，或者说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材料，按捺不住，立马动手将它写了出来。我也曾试过，但不行——横竖写不下去。手中握着笔，心里却始终没有把握，一边写一边犹疑，越写越没底气，写着写着，不由得发一声叹息，将稿纸团巴团巴，把那些已经勉强写出的文字失望地扔到纸篓里，然后拍拍手，对自己说：别急别急，还是老老实实地等等吧。一等也许就是许多年。这期间，那个心里自认为很有气象的东西，会不时地像灌木丛中一只兔子，探露一下脑袋，看一下四周，就又无声地消失了。它会在我心里留下一丝痕迹，但并不深，而是浅浅的、似有似无。终于有一天，它又探出了脑袋，随时随地，或是在飞机上，或是在火车上，或是我与一个朋友喝茶时，或是在街上溜达时，或是在厕所，而这一回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：这脑袋却怎么也不肯缩回去了，不仅脑袋不肯缩回去，连整个身子都一点儿一点儿地露了出来，很固执地在你心野上跑动、跳跃，日日夜夜地撩拨着你。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我知道，这个“孩子”终于在记忆的黑暗子宫里待不住，闹着要出世了。那些天，我的心思会每时每刻地跟着它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它整天拴着我的心思。一天早晨，我说：动手吧！于是就开始了写作，速度极快。《草房子》和《青铜葵花》等，我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就将它们搞定了。

《丁丁当当》的故事种子，我已记不得究竟是在何时就埋在了心里。这些年我甚至不止一次地跟一些朋友和出版社讲过。我说我要写

一个傻子找傻子的故事，但一直迟迟没有真正地面对它。决定让它出世是在去年年底。

就我这个特定的人而言，这样的写作过程也许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。我喜欢这个词：沉淀。沉淀是对素材的考验，经不住沉淀的素材，大概也是不值得伺候的素材。沉淀的过程还是一个不断丰富素材、调整素材的过程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会对一些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、越来越透彻，越来越接近美妙的境界。我发现，最早被我迷恋的这个素材，到了几年、十几年以后，它已经大大地变样了。当我将终于写出来的作品在与从前打算写出来的作品进行比较时，心里总是庆幸：幸亏当初没有硬写出来。因为两者在质上实在具有天壤之别。

现在出来的系列长篇《丁丁当当》，是当初被我认定为素材的《丁丁当当》所根本无法比拟的。这其间的时距，大概有十年吧。

还是一如既往的追求：我写的必须是一部艺术品。其他方面，我考虑得并不多。让自己的文字活得长久，这是我永远的希望。我要做到让我的任何一部作品，都得往前走，不停地往前走，不求名噪一时，只求生命四散和恒久。从写作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在潜心琢磨：一部作品究竟凭什么能穿越岁月的风尘呢？我没有一刻放弃过对这个问题的追问。多少年孜孜不倦地摸索，自以为也多多少少地悟出了一些真谛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一些可以让作品成为艺术品的元素和基本面。也许我永远也不能特别明白地说清楚它们，但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。

《丁丁当当》必须是艺术品——我在动手之前，就反复告诫自己，不然就不要去做。费时费神，不将它们做成艺术品，速衰速朽，又何

苦呢？我明明知道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到就能做到的，但我无法改变我的痴心。写一天，就顽固地坚持一天。说与日月同在，是狂话，但能与自己相伴一生，在鬓毛白尽时，还能看到自己的文字依然活着，也就足矣。

《丁丁当当》也许与我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。它一定与《草房子》和《青铜葵花》等作品有些区别，里头多了些幽默。但我对幽默始终有我自己的定义。我一向认为，幽默是超越了悲剧、喜剧范畴的，它肯定不只属于喜剧范畴。最高级的幽默是这样的：当笑在嘴唇如水波漾开时，泪珠儿正从眼眶盈盈欲出。挨在幽默身旁的是滑稽，但滑稽与幽默绝对不可同日而语。滑稽比幽默要低一个档次。当下一些作品，所谓幽默，基本上属于滑稽的层次。没有内容的笑，基本上是一种空洞而无聊的声音。

但《丁丁当当》无论与《草房子》和《青铜葵花》等作品有多大的不同，也还是一娘所生，是同一血统。在它底部所蕴含的最基本的品质，与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并无差别。我喜欢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，甚至有点儿偏爱。

谢谢为这个系列长篇倾注心血的所有人，谢谢！

2011年11月16日夜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

曹文轩



第一章	路口	1
第二章	直奔火车站	11
第三章	滚动的夜晚	17
第四章	一泡尿把他赶下了火车	25
第五章	饥饿	31
第六章	马车	39
第七章	收留	45
第八章	焦虑	51
第九章	瞎眼山羊	57
第十章	追赶	61
第十一章	拆了人家一堵墙	69